

「喂，貝雷絲，獵捕魔獸就交給妳了，沒問題吧？」

獵戶小屋裡，傑拉爾特用食指在手繪地圖上點了點紅色墨水圈起的區域。

貝雷絲穿好遮雨斗篷，低頭看了看魔獸出沒範圍。

「嗯。」她記下情報，簡單應了一聲。

傭兵團全員正在山腰的一間獵戶小屋待命，他們為去年團長在帝都接受的巡邏委託來到此地，意外收到在山上發現魔獸的緊急消息。

雖然只有一隻，但山下是有人居住的露迷爾村，魔獸問題必須優先處理。

貝雷絲提著鋼杯走到桌旁，還沒開口，同伴立刻為她倒滿一杯熱飲。

「請用，貝雷絲大人！」

「謝謝。」

貝雷絲在陌生場合習慣保持警戒，站在桌旁喝熱飲暖身時，左手始終握著劍鞘。

劍鞘是去年為她修劍的帝都鐵匠贈送的，表面刻著雙頭鷲花紋，只要牢牢握住，環境再濕滑都不會脫手，非常好用。

貝雷絲喝完熱飲，轉頭看向傑拉爾特。

「去吧，孩子。小心點，平安回來。」

貝雷絲點點頭，拉起兜帽，推門離開獵戶小屋。

外頭暴雨如注，雨聲大到連雷響都聽不清楚。

「傑拉爾特大人，您只派貝雷絲大人一個人去，真的沒關係嗎？」

待門關上，一名團員憂心忡忡地問道。

「別擔心，她會速戰速決的。」傑拉爾特擺了擺手。

他的真心話是——若有人跟她一起去，反而會妨礙她發揮實力。

貝雷絲總是沉默寡言，但她並不冷酷無情，若遇到危險，她會優先考慮同伴安危，無法以自身步調行動。

傑拉爾特外表大而化之，內在細心謹慎，他安排工作不光按照實力，也會考慮適性。

根據以往對決結果，貝雷絲在傭兵團中戰力僅次於他，而且她的強大還在迅速成長中。

傑拉爾特毫不懷疑再過幾年，曾被譽為「最強騎士」的自己會敗在她手裡。

但貝雷絲跟團員們合不來，經常同伴還在思前顧後時，她已從敵人屍身上抽回銀劍了。

工作畢竟是工作，傑拉爾特多年來都沒要求她配合別人放慢步調，直接安排她獨自行動。

唉，那孩子……

傑拉爾特雙手交疊在胸前，一邊聽團員討論工作，一邊煩惱唯一子嗣的人際關係。

貝雷絲從小不哭也不笑，沒有明顯的喜怒哀樂，所以一直很難交到同齡的朋友……

同時，傑拉爾特擔心她會被欺負，決心培養她成為一個強大的人。

他將自己所學傾囊相授，也按照那孩子母親的希望，讓她從小接觸宗教以外的各式書籍。

貝雷絲照單全收，無論在訓練中骨折或流血都不掉淚，學得比誰都快都好。

當遍體鱗傷的孩子坐在火堆前默默看書時，傑拉爾特捫心自問，真要對她如此嚴苛嗎？

要讓她跟隨自己以四海為家、在血腥戰場中來回奔波嗎？

他身為「最強騎士」，不能想想辦法，在不受賽羅司教控制的異國，為她尋得一個平凡溫暖的家庭，讓她在書香中平安長大嗎？

傑拉爾特猶豫多日，索性直接詢問貝雷絲，讓她在劍跟書之間自己做出選擇。

而那孩子，竟然二話不說地抱著書，舉起了劍。

「哈哈……」傑拉爾特邊想邊自豪地低笑起來。

「傑拉爾特大人？」

「喔，抱歉。」傑拉爾特尷尬撓了撓後腦勺。「沒事，你們繼續討論吧。」

同一時間，貝雷絲正走在樹林間的獸道上。

為了不驚動魔獸，她走得很慢，暖過的身體在大雨中冷卻下來。

這樣的天氣要尋找目標很難，傑拉爾特也說不用勉強，但她有預感，今天一定能碰到。就在此時，頸後突然一冷。

「！」

貝雷絲回身舉劍，全力擋下了猛襲而來的魔獸。

她的預感從來沒出錯過，這也是傑拉爾特總把危險任務交給她的原因。

「吼——！」

比石頭堅硬的獸爪狂亂揮舞，全被銀光俐落彈開。

先拉開距離……貝雷絲左手拔出短劍，猛地往前一送。

咻！

魔獸及時後躍閃過了這一刺。

貝雷絲繞著魔獸觀察，鞋底沙沙作響，腳下是一片深秋落葉積累而成的厚重地毯。它被嚴冬大雪凍結，再迎來初春暖雨，凝冰融解、腐葉化泥，準備復甦綠意。生命會隨著四季循環，但眼前頭上鑲著奇怪石頭的魔獸，看起來並不在秩序中。

貝雷絲跟魔獸對峙時，有一人站在高處默默觀戰。

「看那裝扮，並不是村民……」

炎帝見不到劍士藏在兜帽下的臉，只看出對方是一名女性。

「不過，來得正好。」

無論是誰都無所謂，炎帝特地在士官學校新訓前過來一趟，是為了消滅魔獸。

魔獸原是士官學校學生，名為莫妮卡，去年在大修道院被暗黑之徒擄走、做成了傀儡。

魔獸莫妮卡被圈養許久，近日突然被索龍以進行實驗的名義放了出來。

塔列斯等人知道，士官學校要在露迷爾村附近山上舉辦新生野外訓練。

他們是打算讓莫妮卡以獸的姿態殘殺學弟妹們。

「……」

炎帝握著斧頭旁觀了一會，赫然發現自己竟然不小心看入迷了。

都是因為那名劍士出招流暢，動作沒有贅餘，戰鬥姿態透出一股前所未見的美感。

即使炎帝胸中燒著憤怒黑火，也能夠感受到她的武技之美。

她究竟是……何方神聖？

炎帝疑惑地旁觀到最後。

貝雷絲擊敗了魔獸，用事先準備的鐵線網好牠，確認牠無法動彈後，回頭去找人搬運。這時，炎帝來到魔獸身旁，低下頭，輕輕問了一句話。

大雨不知何時停止了，冰冷雨水匯聚成流，滑下炎帝頭盔，滴在魔獸臉上。

「……殺……」

雨水滑過魔獸眼角，替好不容易奪回控制權的女學生流淚。

「殺……了我……！」

炎帝閉上眼睛，舉起斧頭。

體型龐大的魔獸死去後，留下一塊石頭跟一副枯骨。

艾黛爾賈特踏碎石頭，彎腰要拾起枯骨時，枯骨化為齏粉、隨雨水滲入了腐葉中。

——數年後，當她帶貝雷絲重回此地，這裡開出了一片妖紫嫣紅的花海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練兵場，傍晚。

貝雷絲與菲力克斯手持真劍進行對決。

艾黛爾賈特坐在場外，想起在露迷爾村相遇前，她也見過貝雷絲。

她並沒有跟貝雷絲確認過，是貝雷絲第一次在課堂上示範劍技時，她偶然發現的。

艾黛爾賈特手上握著幫貝雷絲保管的劍鞘，手指輕輕勾勒著劍鞘上的雙頭鷲紋路。

說幫貝雷絲保管，其實劍鞘真正的主人就是艾黛爾賈特自己。

士官學校時代，艾黛爾賈特某次小考滿分，貝雷絲把銀劍連同劍鞘送給了她。

貝雷絲失蹤五年剛回來時，需要新的武器，艾黛爾賈特立刻將這把銀劍借給她使用。

只是借，不是還。

貝雷絲贈送的禮物，艾黛爾賈特從來不想還回去，而且，她希望貝雷絲隨身攜帶屬於她的

東西，越多越好，最好能遍及全身，讓貝雷絲由裡到外都寫著她的名字。

——真是可怕呢，我的獨佔欲。

艾黛爾賈特低頭自我反省後，微笑著接受了可怕的自己。

「呼……呼……！」

精疲力竭的菲力克斯以劍支撐自己，半跪著喘氣。

再度獲得勝利的指揮官伸手扶起他後，希爾凡拿著水瓶走上前來。

「哎呀，真是精彩的一戰！」

「為什麼我……就是、追不上……！」

「別說話了，先喝點水吧！」

菲力克斯接過水瓶仰頭灌下，咕嚕咕嚕喝了幾口後，將剩下的水全澆到頭上。

「呼……」他冷靜下來，望著貝雷絲的背影。「總有一天，我會跑到她的身前。」

「噢！」希爾凡笑著搥了搥他的胸膛。「你一定能達成目標的！」

菲力克斯哼笑一聲，心情好了許多。

「話說回來，希爾凡，領主不是很忙嗎？你為何能整天往帝都跑？」

「當然是忙裡偷閒啊！你也知道，我在固定的一個地方就是待不住。」

「待不住？你在帝都都待了快半節了。」

「哈哈，因為在這裡不用工作嘛……」

兩人邊走邊聊，離開了練兵場。

另一側，貝雷絲將銀劍掛回腰間，向艾黛爾賈特伸出手。

「走吧，艾爾。」

艾黛爾賈特嗯了一聲，握住貝雷絲的手，稍稍一用力，便成功將她拉入了懷裡。

「老師……」艾黛爾賈特雙手環抱貝雷絲，埋頭嗅聞令人安心的味道。

她的唇不知有意無意地碰到了貝雷絲頸邊，惹得貝雷絲心潮紛亂，但表面上仍然鎮定。

「嗯，怎麼了？」

「呵呵……沒什麼，只是想抱抱妳而已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笑著改變主意，決定不要提起不怎麼讓人開心的往事了。

老師她，只需要欣賞花海的美麗就好。

艾黛爾賈特閉眼摟著貝雷絲，溫柔地吻了吻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